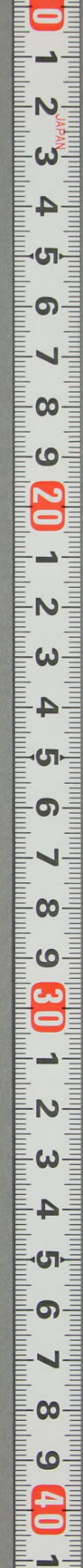


周南先生文集

初編
自一五八

和16
1995
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一
漢詩文
第 418 號
第 84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16
1395
4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長門 男 泰恒伯恒 輯
縣孝孺次公 著

記

重修冰上山

神祖御殿記

神武天皇。驅長蛇。逐封豕。蕩滌中原。以建人紀。惟時
草昧荒服。遐陬文化。或有未漸者。數世後。東狗內侵。
西熊不廷。節鉞辭闕。無虛歲矣。及三韓內屬。壯者超

海而戍老弱罷於轉輸姦民乘釁扇動嘯集山林跳
梁溟渤將門欲帝純友奮緒震西海矣保元蹀血闕
廷文治問神器于海濱此後薄海內爲戎馬之衢子
而逐父者有矣臣而弑君者有矣有民塗炭極焉夷
考數千年中矢不解弮者無幾矣悠悠蒼天百姓何
辜神祖混一字內則殷周之聖謨流皇王之仁澤
侯伯其國卿大夫其邑與天下共治之大不踰制小
足朝聘雖有葛伯之君不得暴其民仕者世祿民樂
其生而親其上行旅千里不齎糧至今百四十年天
下有磐石之固跨唐超漢與三代比其隆烏乎盛矣

哉非盛德之至烏能至斯豈非繼天爲神者耶神
祖祀于日光山輪王寺法親王主之天台支派在封
疆者周州有冰上山往時嘗卽其寺安神位爲奉
幣所矣今侯欲更益治殿宇庸致崇敬於是命有司
庀功役夷峻填扉拓開其地治金琢玉宏麗其制以
造神殿拜殿神厨諸舍中門隨身門華表外門莫
不致莊嚴者益舊所安者故解脫院法親王手書
神號也今所奉者前門主崇法院法親王所授神
影也越某月某日成矣是年侯在東都都總監國
相某率有司庶執事落之大會龍象署祝史以修祭

會既卒事遂命翰曹記歲月錄有司姓名告成績于來者且明今侯事神之敬有緝昭先侯奉神之誠有述云

長門國明倫館記

今侯立繼修先侯之政戒有司錄庶績申令學宮謹教化其在國也仲春親至學宮祭先聖行養老之事遵奉先侯之道焉而有光矣今年二月上丁臨學行事乃命學職曰昔者先侯有若令德貽厥孫謀其寵大矣今而不記後世子孫何觀焉其序次創建嘉績以樹學中臣孝孺謹奉命作文其記曰維享保三年

戊戌泰桓侯立十一年上奉公朝之休命下率先侯之舊章恭儉躬帥修政慎令盱而食矣於是申命曰嗚乎爾國子弟懋哉勿怠神祖創業文武造士載在令甲我藩國敢弗承守且昔我先侯與汝先祖經營是邦貽茲多福仰思勤勞不遑寧居爾國子弟進德修業答揚先德否而尸居世祿安逸惟恒淫侈放肆是汝辱而先祖而余亦無告于先侯之靈禮樂射御敬業時敏先侯之訓也懋哉勿怠成德達材以篤爾祜國政就宗廣政廣包廣保廣通宣揚令德將順懿美率宗族巨室耆老子弟以奉命也是年秋遂

命有司興學宮考孺承之儒曹與佐佐木雅真議之
 政府主事坂時存八谷規度學宮注記祭儀申詳功
 令宮成都名曰明倫館取諸孟子之言北為先聖廟
 講堂居中左為經籍之庫右為厨厨之西為齋舍廩
 生員內門外環以列榭講武東為劍西為鎗射圃在
 其西旁圃為講武經習曲禮教天文數學之榭射圃
 南童生學書之舍大門外壯士習騎之埽凡子弟當
 業而肄者莫不備設內衛帥二員統領學事越明年
 己亥正月告成於是二月上丁始祭先聖四配於學

用明制木主整宇林祭酒填字祭禮用延喜式諸國
 釋奠式參以東都今制國主自獻祝文中老一人

代攝初獻學頭亞獻儒曹長者一人終獻賓耆老觀養老之道祭禮畢設
 盛禮饗士
 老五人庶人老四人於學饗畢賜帛獻官接伴國主親自存問著為常典世世無替
 謹按庠序之設將使斯民納乎軌焉者也是以自古
 以來有土者未之或違光耀史策稱頌盛德而世不
 絕筆也 大東學政載在延喜式自 皇都以及列
 州莫不有學焉春秋祀典取法李唐內外異制尊卑
 有等而其於教化之法欽崇之意未始不同矣中葉
 以來國史失官降及戰國喪亂相尋制度陵缺先王
 之大經大法殆乎熄矣當是時也干戈為政庠黌無
 聞 神祖武成帥諸侯而紀政乃徵林羅山氏咨詢

時務於是儒教蔚興海內嚮風爰逮 憲廟興學宮
 飭祀典語見林學士記宗藩三國賀會備土文獻迭
 顯隆比齊魯其他列侯小國相繼而起往往有河間
 文翁之稱延天以來於斯為美猗歟盛矣哉我國自
 洞春公霸西土也聘高倉管子講學聘高倉兵庫頭
 於京師授館講
 學三原黃門師足利白鷗洲豐浦參議學別府周徹
滕惺窩門人嘗
 校刊周禮儀禮自此後嗣侯無不有師儒也先臣之
 敦詩書者有徒矣上之教也且昔先世世司 皇朝
 文命以牖斯民也功烈藏在 天府宜永世蕃昌保
 譽命以禋祀于大國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君子若欲綢繆國家宜莫若學豈弟君
 子民父母傳曰學殖也不學將落教之不落其為父
 母也大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由此以事厥祖由是
 以述其職恭敬之至也所謂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
 樂兮者先君之謂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祐者今侯之
 謂也謹記盛事且錄贊事有司姓名以垂後昆云

東園記

先侯時或為侯議園囿曰庶人猶獵較也國君而不
 足數十里之藪澤乎侯曰予西游大津豐浦循海而
 東還觀熊毛玖珂躔山代阿武之險而入雖不獲乎

毛鮮日不下二百而狐丘首者千。貍懸者千而有餘矣。維昔者齊相晏平仲爲有土立明規曰。流連荒亾。予雖不敏也。敢不美而服乎。如從數十騎徑馳驚于郊坰之表。弓皮相招亦一朝而殪者不下數十。罷而休而藉茅會食。馬不瘖士不瘖。傳弓而相觀者。是亦可以暇豫。而昔嘗有醉騎蹊田者。唐島令諍曰。殆傷中人之產。予至今悔之。唯畋獵之於國。古有明制。不可不由。亦唯予昏不能治古之制。人之所樂。豈唯畋獵子其更圖云。議者退治東園。侯曰。庸何傷乎。雉堞之內。雖大也不至損禾稼。況其小者耶。東園於是乎

成矣。蓋其地舊有池。浚而深之。大可浮舟。池中築島環以蔥翠。崇者爲山。卑者爲野。蠹者爲林。總焉以高館臨之。今侯立仍舊不改。以爲游息之所。迺就其所。有各立名號。以飾佳觀。且便傳呼。其館東軒曰聚遠。近則一覽園中。遠望則東南郭外諸山。歷歷列眉睫之間。其池曰停雲。象空濶也。其島曰小蓬萊。奇岩怪石。瑤草瓊枝。鬱乎懸峙於漭沆中。其橋曰龍蟠。在島之南。跨於東西。勢蜿蜒若龍之蟠。屈者老人峰。在水之北。而老人星之衝也。故名焉。臨湖亭在老人峰之東。四阿翼然。臨於水上。西風揚濤。恍惚若望江湖之

無涯是爲六景園中之大勝觀也。初治園也。茶人李溪施工。一木一石皆其匠心之所注。莫不出人意之表者。及今立名稱。始舉六大。不及其餘。則似林懷愧谷。訴冤者。於是更表佳境。粗得二十名。曰鶴子。臯在館之南。白鶴一雙。夜棲樊中。晝游于臯。天晴風清。嘹嘹相和。聲聞於天。曰雀餘糧。田不滿畝。其稻纔可給鳥雀之糧。夏青秋黃。亦有盤桓郊野之興。曰易逢春。櫻也。四時著花。或名四時春。是木也。世所希見。唯駿州清見寺有焉。先侯時嘗接得一枝。遠移芳躅。其後駿州木適枯。乃分一枝。輸送于寺。蓋報本也。今駿州

所有。則我蘂子也。曰羽衣原。松也。以其隣易逢春。有是名也。夫仙姑下舞。若有若無。唯其幽遠清虛。如道遙。三保浮洲之際者。此境固有焉。曰鳳凰洲。自羽衣原抵龍蟠橋。其地出於水中。望之如洲。布以青礪。植以鳳尾蕉。曰騰蛟子。松也。在鳳凰洲之嵯。一枝五尋。偃蹇騰於水上。若蛟螭之舞于雲霧。曰石芙蓉。在鳳凰洲。其石首皓。身黎。銳上豐。下宛然。富岳之真也。曰紫錦棚。羽衣原南有小水。架紫藤於上。三四月之際。爛熳爲紫錦棚。曰雲根橋。紫錦之水絕中途。得石橋。人不病涉也。其地幽邃。雲霧膚寸而合矣。曰青翰渚。

池南際水中架屋藏舟紫蓋翠幕翟室如飛終事則
稅駕於此矣自渚之北林木參差蔥翠鬱然浮圖矗
立於其中如見西湖圖者爲下天竺林後有圃菜蔬
區別如往村中其店曰成趣取陶令日涉之言林中
幽暗木虎二頭負嶠凜凜如欲攫人者是爲烈風谷
老人峰之趾濱池者曰星子濱小白石皚皚如霜以
其在老人峰有星子名矣星子之西抵冠子巖青草
如織以其可坐臥爲綠茵原也綠茵原之西稍近於
館嵯頭巨石磊砢形如幞頭名曰冠子巖飛來松生
於石罅以非人力之所致而得是名也向陽磯者館

之正面與小蓬萊相向盤石上平可坐數十人荷葉
石距磯一弓平布水上如荷葉浮矣生風泉在階砌
之旁受水數石以備盥洗烈泉清潔夏日自然生風
是爲二十勝館之西就山有管神之祠祠宇之莊花
竹之幽亦復一境也以敬神故不列勝中云

孝則樓記

阿川君曰吾有先大夫遊息之地在櫻江濱吾不幸
襁褓受遺少長母氏之側無事遊息中間二十年亭
館咸圯獨有一亭以先君之辱就先大夫而遊者敬
守不廢得以免也當時山原欽作記今猶存焉而蠹

敗不可讀也。春秋之間，遊于櫻江而上亭子，見故遺趾，悵然嘗謀繼作，而恐傷財不果。適東隣有鬻居遷徙者，地與吾居接，除藩堙溝，通其周垣，可合而一之。室亦不甚侈，比先人之所構，曾不能半焉。而內外堂室苟完矣。雖以爲別館，以繼先人之志，以從先人之遊息乎，亦旣足矣。遂以其易致償，吾所悵西隅有樓，臨江面山，旁眺滄海，盼城都，觀望之勝，稱於遊息。子其爲吾命名，作記以紹山生之所爲乎。庶幾吾述先人事也足矣。孺乃再拜對曰：善哉乎君之言及是也。夫孝者仁之本，儉者德之基。君者大國貴戚，阿川之

入六千石，何慮一室之費。夫陂池臺榭，必極宏麗，曼姬頑童，誕縱淫泆，惟酒是湎，不思先正懿訓，傷財害民，以墜父祖之業。失令名於當世，播污聲於後昆，安在其爲民之長哉。君之所不爲者，思存於此也。與考旣底法，子弗肯堂，懈惰慢遊，坐致隕獲。父之臣與父之政，不出數年，忽爲異物。其肯曰：予有後，不棄基安在其爲人之子哉。君所悵者，思及於此也。與今是樓也。於二者皆無憾焉。昔者魯有三桓，唯知自爲而不，知爲國。驕奢僭竊，自以爲得計，然其卒也。公室旣弱，三桓亦微。夫大臣世家，上焉可以格君，下焉可以表

民是以大臣謂之股肱。股肱良則邦固。今也君之用
心如此。其於爲股肱也。庶幾乎。先君之就先大夫遊
者。其所猶在。先大夫在天之靈。其謂君何。詩云。惟孝
惟則。君修孝於家。爲則於國。嗣爾祖考。爲諸侯名卿
者。其是樓之所由也。請名曰孝則樓。阿川君曰善。

孝則樓八景記

余旣爲阿川君作孝則樓記。他日從遊乎樓。阿川君
曰。善哉乎。子命余樓也。余不敏。敢不佩服。屬者操觚
之徒。舉眺望之美者。得八焉。表作八景詩賦。謂樓旣
富勝觀。不張以歌詠。殆乎貽江山之誚者也。余也服

孝則之箴。且得優遊於詠歌之中。舒暢性神。豈不亦
樂哉。子何不爲余賦八景詩。場子在側。曰。吾語子所
謂八景者。子唯余指是。眎南山之巔。前隔一峰。挺然
而出。蒼然而鰲者。茶磨山之孤松也。植乎雲衢。遮於
鳥道。秋風颼颼而起。舒龍鳳之翼。上除上帝之廷。時
有王子喬之徒。息駕已人蹟。誠不易至矣。自南而西。
巨木森立。蒼鬱蒼蔚者。靈椿嶺。櫺檻半出乎樹梢。憑
虛若臨者。大悲閣也。或隱或見。白而小者。人之歷盤
道而上。踏坳而入。踏垤而出也。澄江開鏡。蒼翠醮影。
舟中人馬。度白雲之上者。櫻江也。嚴冬十二月。玄冥

彈冠。勝六施。威大風。怒號而天駭。地愕。山跳。水立。如鹽如絮。倏晦倏明。椿嶺華峰。茶磨諸山。俄失所在。既而寂然而收。峰巒林薄。樓臺橋道。凡目之所睹。須臾化爲瓊瑤璧璐之境。當是時也。戴笠者樵夫。被簑者舟子。而觀者以爲雲天神僊。降遊下界。翱翔鬚鬢之頃。環觀伏覽。更僕不可悉也。華嚴去顏咫尺。大邦所瞻。時當陽春。櫻花競艷。紛披老蒼稚綠之間。屯者如雲。散者如雪。其色輝樓。其香熏樓。天淨江平。波底沈影。歷歷而可指數矣。其西玉江。扶輿英淑之氣。凝爲澄瑩紺澈。地開山敞。萬頃涵天。秋陰始肅。梧桐落而

白露降矣。少焉月出自東方。上下一色。沈玉浮金。是時也。上樓者飄飄然欲登仙矣。不復知身在宇宙之間。西而又西。藍島插於滄海。縹渺如雲。風帆浪舶。往來于其間。遠焉者如羽。近焉者如帷。自有入無。自無出。有妨乎。茫乎。不可形狀。雖目力之至乎。莫之能涯。涖也已。而北盼所謂笠山者。銳上豐下。狀如笠頭。隔城中十萬樓臺。崛然見於天際。五六月之間。雲興溟渤。膚寸而合。驟而大雨。倏然繞笠簷而來。若霧若煙。若索若絲。綺縮繡錯。亦一方奇觀也。鶴江千章之松。出沒翠煙之中。遙映簾櫳。余取諸翠煙。遂定爲八景。

是其大勝。旣可舉而言者。其它紛紛交眉睫之際。奚用夫喋喋者爲。夫戶納四海。窻籠八極者。極其廣大云爾。若是樓也。其似矣。雖有瑰偉絕特之勝。其在荒陬遐裔者。非人情之所樂。今是樓也。居大國之郭。據城都之間。几席之上而得之。君乘休暇。張宴于此。當彼四時之景。豈不亦樂乎。雖然。吾聞之也。山水之樂。得諸心而寓諸物。子輿氏有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豈不信焉哉。周詩有之。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遊於此矣。旣醉而思介其景福者。庶幾是樓之樂不匱。而亦非八景之所能盡耶。

薜荔館記

山內君東山別館曰薜荔館。其先大夫君故嘗有所營中廢。君迺就遺基復之。其山故多薜荔。而母所華飾。因自然而營焉。是其薜荔之名之義也。負山抱村。環以林木。而居山之趾也。峰曰白雲。門曰漸佳。刊木夷崇。開徑以入。左右多櫻楓之屬。曰紅葉村。有民家焉。逶迤上者。幾許。至歸雲溪。樹石識路。南者踰浮圖坂。出陸氏谷。直走觀音閣。北者歷空翠潭。度桃花橋。而抵館。紉薜荔爲門。茅屋蕭然。而堂厨內外苟完矣。開西軒。則都中壯觀。半供几案之間。堂之南。廣平者。

百餘畝最高處設榻以望海一目渺然幾若無地是為環海墩堂前石厓數仞有瀑布曰絲竹川取諸晉人山水有清音石瀨潺潺過堂下入林中南轉為歸雲溪溪旁有狡狴庫蓋所藏火藥處也以避城市故在此焉屋庇以狡狴為冒遂以名之空翠潭乃山之液漏而瀦者廣頃造艇為之舟可坐數人其南為藏春塢也茶圃也並潭之西以南卉木蒔焉往往迷失方所俄得一境曰陸氏谷構亭置爐而煮茶遊山者至此必憇憇必茶因茶得陸名也自堂及此大率林木幽邃薜荔蒼蔚幾將不辨東西唯陸氏谷西南林

木稍開都城樓觀南門街陌諸郊坳原隰川澤林薄歷歷在指掌中視人物地行者如蛾伏矣道陸氏谷遂登觀音閣門扁唐人一聯曰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因號曰萬緣空門路嶮且磴人多扶杖而上旁有賣杖鋪崦嶇數百步乃能至故嘗有閣也今者廢矣架石為閣以棲大士其中亦略備矣登此則觀望極北海玄菟樂浪隔一壑相望冥冥之中飄然有欲求羨門安期生之意周南氏曰君吉田之入三千不為儉也為政十餘年矣身為大國之相足以顯也而為人恬靜以不顯為道其為政也有事焉

而以無事焉處之矣。其庶幾哉。是館也。視諸他所爲。唯崇侈是務。臺榭陂池。相矜穉者。則輒覩夫子于茲。焉。君耽典籍。喜翰墨。罷相後。數遊於此。不佞從而作記云。

隨鷗閣記

杜詩有之曰。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青。兒君取名其閣。扁曰隨鷗。曰彼以客也。此以主也。其隨鷗也一矣。二句以適乎意。二句以會乎境。閣雖庠也。亦可以供余宴息。蓋其閣負城而抱江。後誼囂而前清澄。環江而蒼翠如墻。乃天晴風和。

則白鷗踰海而浮。似少陵氏千年前爲我早計焉者。閣之所以名也。客曰善矣哉。名之乎。蓋夫高門大廈。懸簿擊鐘。皇張夸詡。挈世呼功利者。貴育不能拒其驕。履絲曳縞。含腴擁脂。瞞瞞然汨乎滋垢者。江漢不能濯其汚。夫之人也。與之共語間曠幽遠。則不啻奏大夏於濮上。然是濁世弊俗。非所憂於兒君。若夫巖居川觀。絕物離類。皜然蟬脫于坩埃之外者。幽人偏致。而非熙朝之所尚。兒君世祿之胄。班列師佐。其士之秉忠信。履果毅。將由夫詩書之敦。是其所循。異乎一二三者之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無亦是務乎。然則

夸詡不能之入。滋垢不能之污。全埃不能之溷。兒君之道由此爾。其逍遙江湖。宴息間曠者。吾知其將有所以養已。縣子在坐。有味乎客之言也。載筆從之。

風月齋記

豐浦世子江公。名其燕居曰風月。以其足於風月也。迺徵其說。外臣孝孺。孝孺曰。蓋月之在天也。未嘗與人期。期之者。人。人情從所處。不齊則月亦從觀者。殊月一也。觀者則萬不同已。唯其人清則月清。及乎其清之至。境不得而囿焉。自東都之據上游也。九有侯伯咸至。其中具五民。宋門皓壁。飛樓傑閣。曼延灑

透數百里之內。昔人所稱武野草者。無有矣。即月出皎矣。避隱乎晞曜。歛絕之間。自非至中天。則不得伺圓規而觀者。輒寓諸酒淮肉坻。繁音柔曼。靡則靡矣。其於風月清賞也。遠矣。古者有言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甚矣哉。紛華之餌於人乎。儻貴富而為貴富所乘。則是役於貴富。安在為人之上耶。世子曰。然則如何。曰。臣生於山谷之間。長於江湖。臣請為世子言之。夫山人之遊乎月也。攀幽桂。徜徉山之阿。援芳菊。而餐落英。悲王孫之不歸。傷萬物之迴薄。偃蹇徙倚。徹旦不寐。若夫洞庭波木葉下。天高氣清。

鴻雁南飛。騷人逸士。艤桂舟而擊菰。撓吸沆瀣。沐白露。感臯禽。則懷友人之不數。聞朔管而戀往日之不回。挹清流而濯纓。臨風而浩歌。江湖之為秋也。斯已。今臣所覩狹也。不過如此。若夫崑崙玄圃之墟。列仙所遊觀。其上有瑤池。云世聞其聲。未視其所。臣不敏。不敢臆對。

惠美堂記

海為萬寶藏。萬貨出焉。而惠美子所資。不過一釣竿之利。然世則有福神之名。是何說乎。古之善處富者。陶朱為首。而猶不保其子。富之難處也哉。故厚積若

砥出焉。若泉。可謂之富。未足以為福者。人各自適。所居自樂。其天則身寧而壽考矣。苟繇斯道也。富貴有以行。貧賤有以處。天下無不可者。是。可以為福矣。余覩惠美子。像豐肥寬裕。猶然而笑。蒙叟曰。除病瘦憂患。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夫笑也者。人身之和氣。祥風也。惠美子身有祥風和氣。雖有憂患疾病。莫之能侵。故能終日開口而笑。真福神哉。或曰。惠美子之笑也。則有焉。笑世之剽心壹力。唯富是務。不復知財物之累己已。

綠猗亭記

子恭之廬多竹矣。南榮廓如。暇則繙書吟詩而謁余。標其名。余曰。綠猗哉。其淇奧美衛武公之德也。子恭逡巡避曰。不敢當矣。余曰。何傷。吾子獨取其竹。已何必於衛國。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顏淵曰。舜何人。我何人。人之仰景行也。舜且不避。何傷哉。若以其分耶。王侯非儔。而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學問之道。可如之耳。志稱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之詩。以自警。其恭也如此。宜其成淇奧之美哉。子恭初在館下。青衿紛如。其志豈在小哉。乃今鳴珮廊廡。與先生並行。不知者。謂宦成矣。得意之秋也。其豈子恭之所安之。

哉。雖然。子恭固有慙。漆雕氏之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予也。一不得焉。突而弁矣。委蛇在公。幾誤乃公之事。云夫人耆期。猶能飭厲自致。子恭壯而強矣。駕以淇奧之節。勇進壯往。吾不知其所底止。果幾何也。金錫圭璧。豈謂特古人之有之。顧世之仕者。往往鷓鴣巢林。一枝而足。是烏知南海之有大鵬者也耶。子恭才名夙著。必也要之於終。如武公之於晚節。而後獲。與夫鵬爲徒。予髮種種矣。不能待子恭躋八十。九十。幸得及四五十。輒爲賦圭璧章。以符今日之言。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長門 山縣孝孺次公 著

男 焄伯恒 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 校

傳

河野養哲先生傳

先生姓河野氏名通文字養哲周州郡人也其族
自曾大父時世給事水軍為小吏先生幼時其父兄
與異姓共事者為子亦嘗受水軍役及長不樂乃夜
私讀書為人伉俠自喜廉潔不污自度終不能屈膝

事所不屑遂附籍於人脫身而還去爲醫醫亦非所樂託以爲號已意謂是亦爲政也何必爲爲政乎則塾其廬傾刀圭之贏給經費以延子弟請業者於是欲修飾子弟者胥率歸之唔伊聲四時不絕得一才俊業勤者喜忘食視若子孤貧如田公望實成於卵翼也弟子日益進矣其高第如倉彥平山之清田公望輩陸續擢補學官其於鄉人也趨人之急如同室矣見爲善則與之有加親戚不善者則喻以理義繼以泣涕猶或不喻則涕然起去視爲匪人若欲唾其面然其人改則悅如故愈益從臾衆皆不畏父兄唯

先生是畏良強梗不從者亦內耻不爲非矣是以沒先生世其黨無以無行敗者邑宰上山經匡舊知其賢享保四年春以聞國相桂子桂子延見問曰子亦有所欲乎對曰無一揖而出其亢簡不可援者如此相爲復其廬不徭十二年九月廿七日以壽終焉六十七歲不娶無子臨死囑其徒曰吾死告官留吾廬爲汝曹習業之所吾雖死也猶之不死乎有如不得請必煨諸無以貨於親戚云邑宰赤川周昭上其事國相海北君高其義屬宰終先生之志後數年有務財用者害經費而徹屋廢塾今宰中川清一議告國

相山內子就舊廬興屋復塾且出錢穀若干取息供
經費設永遠之計邑子弟復歸就業者如先生在時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易事小人學道則易使鄜鄜雖
褊少乎將有君子焉將有小人焉藉令先生之志有
終則是亦爲政也何必爲爲政乎其惟先生哉

史氏曰宰業已復塾謂是猶大學之有先師也乎因
謁余爲著傳山之清具狀余嘗一再面其人磊磊奇
士也今悉山生狀余亦不皮相哉山生又語余曰先
生之爲鑿也席以爲藏身之所已富家重糈而至往
往不應及貧賤者至輒盡心治之有齎謝者量其家

貧富辭多受少他一介不取於人一裘一葛炊於一
釜自奉甚苦度一歲之計不踰一人之半是其所以
有餘贏供於經費也蓋其愛才尚德殆乎天性知名
之士至則縱履出迎爲具雞黍盡歡而罷以是樂終
天年矣古人曰身已隱矣何以文爲也先生豈近名
者哉嗚乎天下之善莫大作人而君相之憂也河子
何爲者耶匹夫而君子如河子者吾無間然已

宗祇法師傳

宗祇法師姓飯尾氏紀州人也少爲律僧好和歌聞
心敬之名適洛陽與俱經營斯道師事東野州受古

今和歌集以連歌著焉。連歌之來尚矣。獨及祇大興海內風靡而崇尚推為宗匠。天子始賜花下號。蓋意取其富於風雅。雖後有聞者皆裂祇以岐已。平生好寄旅萍浮四方。無定居。嘗上叡山結一室。號種玉菴。突不黔而去。簷屨為家。連歌為友。東登金華之巔。西窮紫塞。北踏越山之雪。足蹟徧天下之名山。文龜二年自信州之山。東涉入間川。留滯鎌倉。還向駿河。七月晦死於函山之逆旅。其墓蓋在駿之桃園。云壽八十二歲。病革猶尚與其徒賦連歌。若言若絕。不知魂氣之有所之矣。余聞祇愛聞香。美鬚髯曰。不為髯

之美。其能蓄香氣而宿矣。嘗山行遇賊。不遺一絲。祇不顧而行。行數里。賊復追及。欲得其髯。祇問其故曰。以作拂子鬻諸市。祇悵然賦和歌曰。為我爾拂子耳者。免世加之塵。乃憂世遠捐果。留末天。賊感悟悔謝。盡還所褫。且送出山中。備佗盜卒得無害。是足以槩見其平生也。夫寄旅者非所安焉。彼何所循而樂不去耶。汲汲世俗之償。毀瘠不已者。豈能知祇之心哉。祇真肥遯之士。連歌其土苴焉已。

雪舟傳

雪舟本姓小田氏。備中州赤濱人也。名等揚。雪舟其

號。又稱備溪齋。或稱米元山主。又嘗作漁樵齋記。而自託焉。十二三歲時。其父携投於列井山寶福寺。為僧。及壯。為相國寺洪德禪師弟子。後又從建長寺玉隱禪師。寬正六年。或曰應仁元年託海舶而游明國。為四明天童寺禪班第一座。為明憲宗成化元年。居五年。至文明元年。始歸國矣。歸居周州山口。築室天花山下。號雲谷菴。後去山口。居石州益田乙吉村大喜菴。或曰梅木村。或曰梅月村。文龜二年壬戌遷化。壽八十三歲。墓在大喜菴。云雪舟生好繪事。其命名也。蓋亦慕楊補之之逃禪已。補之姓楊。或從手作揚。雪舟亦爾。其在明也。

畫名稱於四方。明帝召畫禮部院壁。嘗為人寫富士。三保清見三絕景。名儒詹僖為作讚。僖字仲和。號鐵冠道人。書法有名。相傳大內侯義興購畫于明國。明國酬以雪舟所畫。而託名華工。雪舟一見曰。是老衲在明所作已。大內侯以為欺罔。售名而大怒。雪舟儵然去。適石州。後因畫絹為物。汚翳命工洗清。雪舟名識隱隱。而見大內侯方始知不欺已。慙悔召舟。而舟已死矣。舟為明人。作畫題曰扶桑紫陽等楊。意者其游明之時。先既在筑紫久矣。遂稱筑紫已。是時豐筑前州為大內氏之邦域。其歸居山口。亦自筑紫者可知也。舟所作西

湖金山寺等圖。不唯筆力高古。形勢氣象。皆其所目。觀一展覽。則若身親翱翔。餘杭門登妙高臺。評者以爲神品者。固有焉。

周南氏曰。東方自古有畫。而優小工。而不周大象。能爲婉媚。而不得氣骨。形似有焉。氣韻索然。滔滔者皆是也。舟者禪人也。山水泉石。固潑出乎胸中。若夫艸木花鳥。賦彩設色。別有清韻。游揚蒼黃之表。仙佛人馬。多用嶮筆。書家所謂銀鈎鐵畫者。舟獨發諸畫。大氏舟所作。氣韻超然。不墮乎塵垢。是其所長。稱爲東方獨步者。亦不誣矣。豐西君雅好書畫。東方唯雪舟。

之爲美矣。具狀求作其傳。不辭承役。云

碑

周州松崎贈大相國管公廟碑

大東斯文之興。王仁氏吉備公實牖我民。弘焉者。則有若管公。歷翰林。濟台輔。大振文教。爲帝良弼。后世子孫。守業罔墜。民所矜式也。德之馨香。悠久弗熄。愈遠愈著。今海內自帝京國都。以暨窮荒遐陬。莫不有闕其宮。奚翅百數。大者每比公侯之宮。凡有事於學焉者。亦莫不尊崇儼奉。玉帛以趨。蘋蘩是羞。猶之中國之於孔子也耶。蓋執德之弘。有光前烈。功被

百世遺澤無窮者。豈可誣乎。昔日公既孫碩膚。將徂西矣。浮海而下。逮於勝間浦。於是乎周防守土師。信定郊迎甚恪。治亭館焉。公益驩留。刺史之亭者。四月。迺始啓行。實爲延喜元年五月也。後三年公終。陟恪在。先皇之左右。越明年信定建廟。松崎以棲其神。自斯爾后。太宰北野及佗州郡。建公廟者。絡繹以興。獨我州以其欽德最深。而致敬最蚤。是其所矣。每歲以冬十月陳祭。天慶三年置神田七十七頃。以供祭事。寬弘元年。朝廷遣使祭之。仍爲常典。平治而降。王室多故。祀典有缺。而后遂俾州刺史行事。大內

氏之伯西土也。世飭其典。本藩建國。首致崇敬。復祭田。訪祠戶。縣令監廟。使臣承祭。迪率舊章。不敢陵替。廟宇祭器。以時繕修。謹按本祠。延喜四年信定經始。元曆元年僧重源改爲。貞治四年大內侯弘世造。災也。享祿二年大內侯義隆再造。災也。皆聽命。朝廷不敢私議。其嚴重有如斯焉者乎。爾嗚呼。逝者日月乎。春秋九百。洋洋乎。如一日也。神之德盛矣哉。縣令上山子臨治。三歲能事神矣。讀其典故。欲陳興建之所繇。晰往事而垂后昆。爰樹隆碣。述以頌辭。爲民祈祥也。上山子名經匡。字昌左衛門。江氏之裔。其文曰。

臣哉隣哉。股肱之良。以禋祀。邦家之光。維周孚先。配爾无疆。元侯建國。厥後克昌。粒彼南畝。黍稷稻粱。粢盛既潔。祀典孔章。既庶既富。文教式張。嗟萬斯年。永錫休祥。

海北君毛利文子神道碑

君者中國十州。霸主安藝。洞春公六世孫也。按家譜。民部丞藤君諱遠景。食豆州天野邑。鎌倉之爲霸也。民部君有功。益封食邑于數州。爲鎮西奉行。六傳。至讚岐守諱顯義。是當室町氏之時。去豆州始就其邑。于藝州志芳。十一傳。至民部少輔諱元定。起伊豆民

部君。凡十有六世。世有軍功。稱名將家。其垂竹帛者。世多知之。是以不錄。少輔君卒。無嗣。其臣謀請洞春公諸子。洞春公麟趾振振。得其六郎諱元政。爲主。是後天野氏爲毛利侯之臣。及至豐公分封諸侯。爲政六郎君。以大國大夫。得從五品。讚岐守洞春公諸季。唯君最壽。而歷事久矣。壯力老謀。獨多勤勞。及安藝遷長門。讚州君邑于周之熊毛郡三丘。卒。子山城君諱元俱嗣。賜姓毛利氏。徙邑于摩那海北。卒。子志摩君諱元任嗣。卒。子伯六郎左衛門君諱就信嗣。仲曰藏主君諱就直。繼吉敷君。後有數子。君乃其仲也。

左衛門君中喪嫡嗣壽德侯賜介弟主膳君爲子居六年壽德侯下世介弟以次及嗣立是爲青雲侯於是左衛門君取君爲嗣子是歲元祿七年也年方八歲爲嗣子於海北君其邑有小侯之地以爲季孟宗家幼事海北君稱孝性簡重純懿好學年十七八國人號爲小松殿蓋比諸古賢相也十六年左衛門君卒君嗣寶永四年泰桓侯嗣立受封例得長臣五人廷見拜謝君雖少矣而與焉七年爲居守與聞國政當是時也國奢君獨以儉率民爲國之紀綱矣正德元年秋朝鮮來聘侯奉教命享聘使于長州赤

間明年正月聘使竣事歸國還次赤間君爲之宰館客供具瞻事必徧展物必備容若歸家厚謝而行二年有司不任職論免抵罪而浦子日野子下大夫從政君以居守統之害者芟夷之塞者疏濬之釐弊興利懲奢尚儉於是國人始服矣四年爲傳傳謂之江都加判居則輔弼行則從焉享保四年造明倫館遵古州學制崇孔廟廩諸生分文武諸科以教國人子弟每仲春舍菜先聖因賓老者用盛禮以達養老之意侯在國則親臨曰世世勿絕人謂君令德好學信孚於國爲矜式者久矣此舉也毋乃君之力爲多乎

五年上疏避賢路侯勞其仍勤於行役乃轉行爲居
爲居守者三年疏謝病不許固請乃得凡一紀始得
去職居官謹慎忠貞有羔羊之節居三年會國不寧
欲必得君爲相而恐其不從輒誘之就職不得已受
命於是出令請言國中無貴賤放所欲言而籍其言
以至門欲匿名者從之儻有名識者爲延問從容悉
之而擇其可者從之不可者置不問用人貴老於事
者均則賢能其爲政也多遵故常不喜改革不欲有
赫赫之聲節財愛民凡事以節儉爲率不先刑法專
好教化餘力則就學館講學屢延師儒問道以爲衆

先矣爲相七年巨室敬憚衆庶尊信猶是弟子之在
先師當是時也國稱清平十五年二月上疏謝病固
辭免相明年泰桓侯在東都病彌留召君至至則在
樞嗣侯猶少矣卽留爲傅明年從歸侯新臨國相不
得人乃輒累君以國事讓同列不拜者二日侯託愈
勤終奉命齡愈長德愈劭恭儉奉公上下焉依是年
秋畿以西大螟西紫爲甚山陰陽次之州殍者以萬
數明年春大疫死者益夥往歲君爲政時郡邑與社
倉儲蓄以備饑饉至此興發則十支二三君泫然出
淚乃盡出府實益市穀會東都出金饑國轉山東

之粟和糴君得此益以出濟循視都鄙日夜不居雪寒甚人或史其少憇而靡不納拮据滋苦歸而疾疾病猶且屏牀褥進僚屬日夜勤乎濟生於是精耗於內體潰於外不可復救矣三月二十有七日宛然而沒沒之日猶尚不卽安枕鑿絕正寢是歲享保十八年也壽得四十七初娶厚狹君舉二男二女其長及二女皆夭季曰豐三郎君爲嗣厚狹氏先卒繼娶賀茂岡本氏不育殞繼娶王人松波氏舉一男一女其男亦夭三郎君承嗣其九月亦夭仁者必有後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於是請豐浦侯介弟采女君配季女

立以續宗是今封君明年侯自東至廼吊海北君曰繫昔者乃祖勤勞在國遭天不恤不遺一老若社稷何嗚呼君卒於今數年大夫士相語言及則靡有不爲嘆息者或至有歔歔流涕者君爲政也恒先卑賤無告者及卒遑遑若有所失至今哀慕不已傳所謂古之遺愛者豈君之謂耶君敦於躬行雖有賢者不能過矣閨門肅然不幸三娶終世不近勝妾其與內子居如在賓客食不重味未嘗語滋味中年患心悶鑿或勸之服酒自此愛飲平居有量雖多也不過三爵若臨賓筵人或強諸亦不必拒愈醉愈恭由然盡

歡而止。居處飲食。凡動則有法。可從跡也。廉潔不近於利。自奉儉素。非公事不衣帛。被褥亦布。其家所有器。翫珍奇。終歲不經諸目。視世之華飾生貴。揚揚自喜者。若將浼焉。爲人公正。不可交。以私。所謂不愧屋漏者。君有焉。故坐無狎客。雖褻如公廷。外溫內剛。毅人初見。以爲樸。以爲嚴。不可親。久而心醉。無不服其忠厚者。出言也。慥慥爾。終坐無可擇焉者。與人約焉。固如金石。當事出謀據義而決。確乎不可拔矣。余不佞。事先大夫三十年。唯見其汪汪者。不見涯際。其深如淵。其清如玉。內省恒自耻焉。不幸瓦全。爲叙行事。

文固不巧。亦不欲巧之。唯務得實不爽已。昔者蔡伯喈爲郭有道作碑。曰。唯是無愧色耳。余則愧仰先大夫之德。而不能悉諸竊以古之國卿。伯玉子產叔向。管晏之徒。其人誠君子也。然至偉勳奇節。震百世之下者。皆存於板蕩槍攘之際。執玉帛者。萬國卿大夫之英。何限。而數子之前。寥寥無聞者。何哉。豈非以大同之世。無所施才。故耶。稱先大夫者。悲夫。曠世偉器。而用不盡才。壽不傳德。壽之不傳。則有之。如夫才也者。若什佰若倍蓰。施而後見其用已。板蕩槍攘。非所願。則寧無有所施才乎。寧從寥寥者。地下而游乎。與

其周旋於板蕩搶攘之際也。謂之先大夫之志云。君諱廣政。初字山城。後曰筑後。私謚曰文子。踰月葬於周之淳摩郡海北下邑天德寺先塋之次。

渡邊淨忠府君功德碑

左丞相源融五世孫綱。邑于攝州渡邊。於是乎有渡邊氏。我長國之有渡邊氏。自鎌倉大官令時世爲紀綱之臣。誓諸國牒。文獻頗足於徵矣。長門守勝及洞春公而爲將。是時雲侯爲盟主。而不恤與國。洞春公將絕雲歸周。而勝潛通雲。事發見族滅。時子太郎左衛門尉通猶少。奔於備後州。因山內氏。山內氏業已

內屬。因爲通謝罪。且進其賢可庸。乃復渡邊氏。班通賢而勇。耻乃父之不終。於是欲建功以掩焉。其臨戰陣乎。每殊死爭勇。進則居前。退則爲殿。膂力善槍。嘗一日十三合。獲十三級。戰國時軍制。善用槍。得首級滿數者。賜鈴注槍。以表勇傑。謂之鈴槍。通獲雋者五十二名。聞四方。當鈴槍之選。時人號曰鈴槍通。天文十二年。周侯以與國伐雲。洞春公諫曰。雲未可伐焉。石藝諸城歸之久矣。自郡山之剽也。雲不競矣。且密邇乎我。是以姑率服已。豈其實。携貳疆場之人。何常之有。圍雲數旬不克。敵作乎後。是必敗之道也。不聽。

遂進圍雲不克。石藝諸城叛絕。後周軍大潰。世子死矣。周侯僅免。洞春公爲殿。走石州。及降露坂。追騎急至。薄嶮。通進曰。事急。間道馳入西備山內。臣雖微矣。爲公之紀信。戴公。胄建公。幟與從騎七人留死之。公既脫歸。進通兒長撫之曰。微通也。余幾及矣。乃矢曰。有江氏。則有渡邊氏。渡邊氏舊爲從臣之長。長有文武之才。立爲大夫。渡邊氏益昌大矣。至今侯室年首啓行。渡邊氏從焉。猶尚以通之故云。通謚曰淨忠。墓在石州降露坂。今此樹石誌功德。以表先勲。六世孫渡邊君某。謁余求文。爲具列如此。

長門國大夫阿川主讓翁毛利君墓表

君姓大江。諱廣規。字士謙。花名字右衛門。自號讓翁。其先宮內少輔元氏。吉川侍從元春第二子。而實洞春公諸孫也。防州仁保氏無子。授其邑於宮內。君因冒仁保氏。既而還邑去氏。自爲繁澤氏。慶長五年。天樹公徙封而國乎防長二州。分田土而植立族。姓宮內。君得長之阿川。八正之班。君居其五。宮內君子曰。飛驒守諱元景。慶長十八年。賜姓復毛利氏。飛驒君卒。子宮內君諱就方嗣。卒。弟字右衛門君諱就喜嗣。卒。子宮內君諱就芝嗣。是爲君之禰。世有令德。光輔

侯室勲績藏在國府元祿八年宮內君卒君嗣時甫
三歲及長穎敏和寬早有聲望寶永五年泰桓侯始
就國君爲謝恩使聘于東都見 憲廟及 文廟享
保四年岩邑民負租而逋據山不服君奉命往撫皆
受牒而退是年秋朝鮮來聘道歷我境上君奉命饗
客竈關七年爲國老從泰桓侯朝東都凡四焉十六
年今侯嗣立 廷見謝恩故事老臣五人從焉君爲
其一元文三年侯娶於越侯成禮東都國邸君爲納
采使又爲迎輿使四月從歸國寬保元年從朝東都
長子宮內君慮其衰病從侍温清十月病作二年春

彌留四月侯畢事發都君疾劇不得從焉五月二日
卒于櫻田邸中享壽五十歲宮內君載柩歸國六月
十二日葬于采邑阿川長拜寺之山侯發使會葬將
賻初君疾病乃撫宮內君遺命具至誨以奉上忠國
之義且曰我死無以法諱必也讓翁士謙易名以從
歲事斯之謂我之志也君蓋以謙爲道諸大夫皆假
大官爲號以別士庶君獨僅假衛門人皆稱院爲法
諱尊卑無等君獨若曰雖違衆吾從禮其訓諸子曰
無以若而父之不肖先大夫乎尊師傅就業大夫事
其賢者士友其仁者吁亦賢矣哉君初聘毛利就房

周南文集 卷之八
女夭不及婚。後不復娶。側室有子四男二女。長廣漢。嗣次廣俊。爲山內廣通子。次女嫁毛利元直。次氏經。爲繁澤氏嗣。次女許嫁柳澤信延。夭不及嫁。次某幼。

西山阿野翁墓表

君名知節。字左內。自號西山。其先天野氏支族。分爲阿野氏。世爲我大夫海北君家臣。戰國時左馬助。某尤顯矣。傳至君父諱源允。兄弟二人。以孝稱焉。先大夫智生子加與之。田以旌諸君生而穎敏沈毅。幼而好學。居則嘒嘒稱古人也。蓋弱冠事先大夫文子。終文子之世。未嘗不在左右。文子爲政。名在諸侯。昔者

魯公子荆。堂上五人。堂下七人。唯文子。則有宰桂。運平及君。與二輪。延年三人而已。可謂賢矣。旣終。文子之喪。退臥田廬。絕仕進之志。今大夫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聞左內賢且才。強起之。固辭不得。終起從事。大夫新立。未冠。少長東都。不習諸侯之事。無左內于側。則不安焉。日奉夜安。內匡外獎。未嘗家居于十年。如一日矣。有知人或勞之。則曰。國有制矣。不然。余則臨穴惴惴。何勞之問。以先主之心奉今主事。今主猶事先主矣。去年冬。大夫會諸侯。大夫于東州。受役河決。君從焉。及春。病作。益寒傷於內。今年四月事。

竣從還東都疾愈漸心愈壯至秋而劇卧七日大夫
數就床視病八月二日自知不起整衣正坐延同列
懇懇屬後事以義而始以忠而終一不及私言訖而
絕壽六十矣初壯而娶其母不安滌髓則出去不復
娶無子以姊子爲子奉已儉素中饋蕭然如在家僧
餘財則分親戚貧者不自蓄焉夫三十出妻六十而
死聲色貨利不容乎心宜若狷介自亢然而優游樂
易不見圭角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憂幾乎篤行
君子之倫也大夫之臣微矣而古君子記諸侯事不
蔽家臣之賢豈在貴顯哉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